

赵晓芳 著

致命的美学


海德格尔的美学思想

上海三联书店

赵晓芳 著

致命的美学

海德格尔的美学思想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致命的美学:海德格尔的美学思想/赵晓芳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2. 12

ISBN 978 - 7 - 5426 - 4006 - 2

I. ①致… II. ①赵… III. ①海德格尔, M (1889~1976)—美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①B83 - 095. 16 ②B516. 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4006 号

致命的美学——海德格尔的美学思想

著 者 / 赵晓芳

责任编辑 / 杜 鹃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部

版 次 /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250 千字

印 张 / 9.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4006 - 2/B · 264

定 价 / 30.00 元

告读者,如本书发现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 - 56475597

目 录

导 论 黑格尔的水果	1
第一章 海德格尔美学的周围环境	28
存在的科学	28
世界的黑夜	35
精神的破碎	39
技术的白昼	44
形而上学的迷误	53
第二章 存在论差异与美学	60
主-客体与心-物感应	60
万物一体	64
物各付物	69
万物静观皆自得	75
第三章 作为美学的《存在与时间》	81
向存在者整体的突破	81
纯然情感的哲学	91
畏的美学	99
英雄美学	105

第四章 跳出美学:艺术·诗	110
浪漫美学	110
模棱两可	114
伟大艺术的时代	118
美学的发端	121
美学的产生	132
伟大艺术的沉沦	136
诗意地栖居	152
诗人的职志	164
第五章 跳入美学:物·语言	173
葡萄熟了	173
惊讶于质朴之物的能力	177
语言	212
世界游戏	234
第六章 五谷与稗穨	248
致命的美学与后实践美学	248
当审美超越遭遇现实生存	262
结 语 美学家与政治家接触点	282
后 记	297

导论 黑格尔的水果

每一篇对我的哲学的陈述必致不幸。

——海德格尔 1942 年致麦·考默芮尔的信

全部哲学史这样就成了一个战场，堆满着死人的骨骼。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一位作者倘若确是作者的话，或许就没有什么要表达和传达的。他或许甚至也不想刺激什么人，因为受刺激者已经对自己的知识蛮有把握了。

——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前言

1

黑格尔曾经讲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因为学了很多哲学而让脑子变得有些糊里糊涂的人，他生病了，就去看医生。医生说没有什么大毛病，只是缺乏维生素，回去多吃水果就好了。但是，当家人把樱桃、葡萄、李子、梨等放在他面前时，他却以哲学家的偏执和酸腐，而目无物，拒绝吃掉它们。因为，他看到摆在自己面前的东西，只是一个一个的樱桃、葡萄、李子、梨，而绝没有水果。^①

黑格尔当然知道，这只是一个故事，“在日常生活里”，不会有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王太庆译，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3页。

人脑子坏掉了只记得吃水果，而不要樱桃、葡萄、李子、梨等。但黑格尔又强调说，“一提到哲学”，情况便大有不同，它将不再只是一个故事。^① 黑格尔的意思是说，只有精神病患者才会运用辩证法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所以只有哲学，才为精神病患者提供了最后和最高贵的庇护之所！

哲学不是智慧之学吗，在黑格尔这里怎么成了骂人的话？难道，哲学真可以让人脑子坏掉，而远离一切常识？

黑格尔是否在哗众取宠，或者大言欺人？

无独有偶，海德格尔在他的《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中，也曾借助黑格尔的这个“水果”来“更实事求是地思考思想的实事”。在海德格尔看来，思想的实事就是存在。存在虽然是唯一的，具有唯一性，但日常生活中的常人的思维往往误解这种唯一性。或者说，日常生活中的常人所说的唯一性恰恰就不是什么唯一性，而只是对唯一性的不充分的理解和说明，并在这个过程中导致了存在的被遗忘状态。海德格尔说了，这种存在的被遗忘状态不仅仅只是自己的一个思想，它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做试验，来证明。这个例子，就是黑格尔的水果。不但如此，海德格尔还进一步强调指出，黑格尔的水果不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Beispiel），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Spiel）。马丁·海德格尔说话了：“思想的实事即存在的表现方式始终是独一无二的情形。我们日常的思想方式首先总是只能不充分地说明它。这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做试验，同时首先要注意：对存在之本质来说，无论在存在者的什么地方都是找不到例子的，这也许是因为，存在之本质乃是游戏本身。”^②

①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5页。

② 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孙周兴、陈小文、余明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69页。

存在的本质乃是游戏本身。这可让在哲学中习惯于“日常的思想方式”的人们犯难了。这个存在游戏，究竟是水果呢，还是樱桃、葡萄、李子、梨？存在就是水果，而存在者就是樱桃、葡萄、李子、梨，但樱桃、葡萄、李子、梨的存在，并不是水果的存在？动词性的存在，就是水果与樱桃、葡萄、李子、梨之间的游戏？就是一种蓄意的和最高度的模棱两可？海德格尔说了，这是“根据差异来思存在”。“这里，我们的沉思进入一种令人激动的关系中了。”^①

2

把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水果”请出来，只是由于情非得已。

海德格尔可以在黑格尔的水果中感受到“一种令人激动的关系”，但言说这种激动却显然是难的。什么叫“关注差异之为差异”呢？如果人们讲到樱桃、葡萄、李子、梨中的任何一个，难道不是已经遗忘了存在？无论是存在者（樱桃、葡萄、李子、梨）还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水果），难道不是已经处身在形而上学之中了？如果不言说樱桃、葡萄、李子、梨，而只说存在，这个存在，难道不是已经指示着作为具体存在者的普遍性的水果？这样，我们看到，在黑格尔那里，人们透过水果而抓住樱桃、葡萄、李子、梨，就是智慧的了。但在海德格尔这里，无论是水果，还是樱桃、葡萄、李子、梨，都没能进入到存在游戏之中。海德格尔要求，存在游戏既不是水果，也不是樱桃、葡萄、李子、梨，但却比任何可能的水果更水果，同样比任何可能的樱桃、葡萄、李子、梨更是樱桃、葡萄、李子、梨。这怎么可能？在常人看来，这是不可捉摸的东西，是神秘。严格说来，这里不但没有水果，连樱桃、葡萄、李子或梨

^① 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孙周兴、陈小文、余明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72页。

也都没有,有的只是……,我们每个人都伸出指头,或者挺起下巴,或者突出身体的某个部位,来指指点点吧。这当然是个寂静的世界。所以海德格尔又说了:“守护神秘之纯正的源泉,在我看来是最艰难的事情了。”^①

但是,除了形而上学的语言,就没有所谓的语言。因而,按海德格尔的要求,一般人只能成为哑巴,要保持寂静、沉默。能够倾听,已经足够幸运了。

既然如此,这里怎么可以来谈论“海德格尔美学”?无论美学是水果还是樱桃、葡萄、李子、梨,或者任何其他什么“东西”,难道不是已经遗忘了存在,远离了神秘、寂静,而成为平淡无味者,甚至把事情弄得更糟糕?所以,海德格尔根本就不想建立什么美学,正如他从来就不想发展出所谓的伦理学或政治哲学那样。在此,我感受到了一种强力的促逼。海德格尔说了,“在现在的世界灾难中必需的是:少谈些哲学,多注意去思;少写些文章,多保护文字。”^②

可是,即便哑巴也要或者想要表达些什么,而总是咿咿呀呀的啊。那些小鸟,不也叽叽喳喳吗?草原上的猛虎雄狮,不也大开其口,怒吼咆哮吗?关于海德格尔美学,我们这些离虫豸不远的人类中的平庸者,总还是想说些什么。按照我们日常的思想方式,或者说按照海德格尔的教导,^③海德格尔要以存在之思或诗来反对、超越和化解形而上学的僵化和现成性,而美学恰恰还是形而上学的,因而,把海德格尔与海德格尔所坚决反对的东西联系在一起,首先便是一种暴力,而需要给出解释和说明。^④或者说,海德格

①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40页。

②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405页。

③ 这两者可能矛盾,但却并非总是矛盾。或许,在海德格尔看来,海德格尔的“流行”,本身就说明日常思维方式的战无不胜,以及思的贫乏和宝贵。

④ 刘旭光:《海德格尔与美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绪论。

尔的存在对于西方现代美学是规定性的,因而海德格尔美学能够把自己与主客二分的传统形而上学美学区别开来。^①应该说,这些解读都是对海德格尔心怀敬意。但是,海德格尔能否领情呢?

换句话说,是否这些对“海德格尔美学”的言说在根子上就已经先天不足了,他们根本上早就已经失去了讨论的资格?我的言说不仅徒劳无益,而且误解重重,从而以一种聒噪构成了对海德格尔的侮辱或伤害?

何必认真呢?不过是作为存在者的一本书,一个游戏而已,有那么严重吗?

3

问题真的很严重。

黑格尔说了,“哲学史所昭示给我们的,是一系列的高尚的心灵,是许多理性思维的英雄们的展览,他们凭藉理性的力量深入事物、自然和心灵的本质——深入上帝的本质,并且为我们赢得最高的珍宝,理性知识的珍宝。”^②然而,有些人却像某些动物,比如鸚鵡或者大蠢驴,不但根本感受不到这种高尚和英雄气概,反而认为自己完全有资格随自己的高兴,很容易地在许多哲学中,“要贬斥谁就贬斥谁,要推崇谁就推崇谁,不仅把每一个流星,甚至把每一枝烛光都当作太阳来看待,或者把每一个通俗的空论,也高叫做哲学”。^③赫拉克利特不是也说了,驴子宁要草料,不要

① 张贤根:《存在·真理·语言:海德格尔美学思想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王太庆译,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7页。

③ 同上书,第5、45页。

黄金嘛。海德格尔接着说了，“日常意见在散布于它面前的常新之物的多样性当中寻找真实。它看不到那种澄明之质朴性中不断地闪烁的神秘所具有的寂静光华(金子)。”^①

但糟糕的情况并没有止于常人。想想黑格尔的临终遗言吧，他一定是带着“怪笑”离开这个世界的。据说，黑格尔不断地抱怨没有人理解他，临终的时候，还对海涅说：“只有一个人理解我”，但随后又激愤地加了一句，“甚至他也不理解我”。这可真是太糟糕了，唯一理解的人，却正是那个误解者。而且，黑格尔去世之后，他在柏林大学哲学讲座的遗缺恰恰由他的“所有平庸的附和者中最平庸的一个”学生来接任。^②更令人丧气的是，如果黑格尔的那个唯一的误解着的理解者，是在说黑格尔自己的话，那甚至就意味着，黑格尔理解黑格尔，也将是困难的。

4

当海德格尔说到赫拉克利特的“驴子宁要草料，不要黄金”时，他或许也在“怪笑”。这“怪笑”，直叫人心中一紧，头皮发麻。今天再来谈论什么“海德格尔美学”，真的“只不过是伟大的艺术及其本质已经远离了人类的时代里出现的一些肤浅的陈词滥调”？抑或还有其他可能？^③

海德格尔说话了。“到处而且迅速地蔓延着的语言之荒疏不仅耗尽了一切语言用法中的美学的和道德的责任，而且，这种语言之荒疏根本上来自一种对人之本质的戕害。”^④在这里，“美学”

① 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308页。

② 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第三卷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95、397页。

③ 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63页。

④ 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73页。

和“道德”恰恰被放在了一起。那就先倾听海德格尔关于“伦理学”都说了些什么吧。

当《存在与时间》出版之后,就已经有一个“青年学生”实在想倾听到海德格尔的规诫,而迫不及待地问:“您何时写一部伦理学呢?”是啊,既然海德格尔您已经在您的作品中洞见了人之为人的超越结构,既然这个结构并非您的主观意见,它事实上就是如此如此地在那里,那么,您就完全可以直接告诉这些常人,到底应该怎样生存。但海德格尔显然轻视这种热情,甚至认为它就是一种冒犯。海德格尔傲慢地认为,那些所谓的伦理学,正如美学一样,已经早就是形而上学的东西了,存在游戏“本身就已经是源始的伦理学了”。你们怎么能够对这金贵的源始伦理学熟视无睹,而要求某种草料呢?①

海德格尔的话,收信人,也就是巴黎的让·波弗勒究竟听进去了没有,不得而知。海德格尔弗莱堡讲座的接任者维尔纳·马克斯似乎听进去了。后者写了一本书——《大地上有没有尺度?》,意欲把海德格尔的“源始的伦理学”单独拎出来,发展成为一种“非形而上学的伦理学”。②

但问题仍然是:海德格尔会领维尔纳·马克斯的情吗?海德格尔即便不说这位继任者是“所有平庸的附和者中最平庸的一个”,但显然同样不会领情。在写完“源始的伦理学”之后,海德格尔紧接着就要给上面打个叉,把它涂抹掉。海德格尔说了,思想的实事“也不是因为它是存在论才是伦理学”,甚至它“既非伦理学亦非存在论”。③ 这种做法,就如同在“存在”上打叉,虽然仍然

① 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16、420页。

② Werner Marx, *Is there a measure on earth*,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③ 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20—421页;《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398—399页。必须注意,两种译文不同,而且差别也别有意味。这是否真印证了海德格尔哲学无法翻译之说?

还能够看清楚那是“存在”二字,但显然海德格尔的意思是要把它涂抹掉。后来,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就是从这一点出发,指出《大地上有没有尺度?》中所谓的“非形而上学的伦理学”,缺乏“自律”,仍然是一种“约束之事”,仍然指望某种确定性,因而它还依旧陷落在形而上学的草料堆中。^①

那么,伽达默尔一定就是海德格尔的好学生吗?他理解海德格尔吗?只要想想康德美学中的“自律”^②概念,海德格尔愿意被伽达默尔理解为形而上学的康德吗?愿意被康德化吗?答案显然又是否定的。

于是,海德格尔非左非右,而又即左即右。海德格尔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但又既肯定又否定。

如果人们还以流行的、通常的方式来看待海德格尔的言说,那么人们将会宣称,“这种哲学停留在无可无不可中”,是虚无主义的。但实际上,海德格尔说了,这种无可无不可的冷漠状态或虚无缥缈却只是表明一个思想的实事:“从追究存在的真理的问题来思的思,问得比形而上学所能问的更原始些”。^③海德格尔已经进入原始了,所以他压根就不在乎什么左右,也不在乎常人的看法。正如《庄子·逍遥游》所描写的境界,“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海德格尔一点都不尴尬,他参两居中,^④怡然自乐着呢!

① Gadamer, *Gibt es ein Mass auf Erden*, *Gesammelte Werke Band II*, J. C. B. Mohr, 1987, p. 349.

② 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页。

③ 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13—414页;《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393—394页。

④ 参阅韩潮:《海德格尔与伦理学问题》,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页。韩潮的引论充满了灵动。或许,如果韩潮再能够感受到海德格尔的“圆润”,就不会替海德格尔感到“尴尬”了。

5

海德格爾的这种无可无不可的冷漠着的怡然自乐状态,并非仅仅针对“伦理学”。

海德格爾一生都在面对“行星技术”,而要求庄严伟大的“破晓/觉醒”。^①海德格爾说了,“早在原子弹爆炸之前,科学知识就已经把物之为物消灭掉了。”^②“人们没有考虑到,这里借助于技术手段在为一种对人的生命和本质的侵袭作准备,与之相比,氢弹爆炸的意义微不足道。因为,恰恰当氢弹并不爆炸而保留了人在地球上的生命之际,一个莫测风云的世界变化随着核时代而掀起了。”^③也就是说,正是科学知识、技术手段带来了那些令人惊恐万状的东西,所有的一切都被冲到一种千篇一律、千人同面的无距离、无差别的状态,被混装了。物不见了。天不见了。地不见了。神不见了。人不见了。“美妙事情隐匿自己,世界变得不美妙了。”^④在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巨大阴影之后,海德格爾又说话了:根本无需为这种小事情担心。“诗意一旦发生,人就能人性地栖居在大地上。”^⑤看来,海德格爾要破“技术地栖居”的冬天和黑暗,而得“诗意地栖居”的“晓”。

据说,这可以发展出一种生态美学,或者说生态存在论,以便能够以“诗性”来对抗“启蒙理性”,以“诗意地栖居”来对抗“技术

① 海德格爾:《海德格爾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303页;贡特·奈斯克、埃米尔·克特琳编著:《回答——海德格爾说话了》,陈春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67页。

② 海德格爾:《海德格爾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170页。

③ 同上书,第1237—1238页。

④ 海德格爾:《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301页。

⑤ 海德格爾:《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15页。

地栖居”，而为人类赢获一个生存的空间。但是，问题依然是：海德格尔有这样的慈悲之心吗？海德格尔要感谢这些发现了生存论大道的人们吗？

答案仍然是否定的。海德格尔明确地说了，“我对技术本质的规定(的发现)至今尚没有人理解。”“首先必须说明，我并不反对技术。我从未说过反对技术的话，也没有说过反对所谓技术狂的话。我只是尝试理解技术之本质。”“一句话：我拒绝好像我反对技术的误解。”“说我抵触或贬斥技术，根本无从谈起。我的真正用意是：理解技术的本质和技术世界。依我之见，只要人们在主-客体关系中玩弄哲学把戏，就不可能理解技术之本质。这就是说：从马克思主义主义出发，技术之本质就不可能被理解。”^①

听到了没有？没有人理解我海德格尔。我海德格尔根本就不反对技术，也不抵触技术。你们所说的都是无稽之谈。你们都在玩把戏。你们想把马克思海德格尔化我先不管，但要把我海德格尔马克思化，绝不！我海德格尔只要求被理解而已，怎么就这么难啊！

有所谓理解吗？到底什么又是“破晓”？破晓就是既不自黑也不白，而又即白即黑？或者，破晓的别种景象就是“林中路”，光影交织，似有路而又没有路？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幅油画。它不是一件美妙绝伦的艺术品！

当然。海德格尔说了，这时没有必要加入时髦“美学”的众声喧哗中，也根本不用考虑什么保护“艺术”，但却成就了美学和艺术，让它们成为了最高者(神秘)。^②

① 贡特·奈斯克、埃米尔·克特琳编著：《回答——海德格尔说话了》，陈春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8—9页。

② 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37页。

当然。海德格尔说了,“美”就是约束,就是互相排斥,就是对抗的意义下的斗争,因而这才是“最美者”。^①

第二个“当然”出自《形而上学导论》。在这里,海德格尔参两居中,怡然自乐着。他通过对索福克勒斯《安提戈尼》第一首合唱诗的解读,发现了人的悲剧。海德格尔说了,人虽然能够随机应变地侵入自然,但他的暴力却终将害了他,他又必然无路可走。你看,我们人,苍劲有力。可以航海捕鱼,征服大海滩涂。可以狩猎畜牧,征服山林鸟兽。可以种庄稼,让烈马雄牛为我所用,征服土地。还可以建造房子,组织城邦,发明医术,征服气候和我们自己的身心等。人们沉醉在自己的苍劲有力中。但海德格尔又说了,当人们不再感受到寒冷、恐惧、饥饿、痛苦等的时候,自然反而以更大的强力宣布它才是主人:人们必将死去,这一点是无法跨越的。这是百尺竿头的转折。人们从欣喜若狂突然陷落入空无所有。人们感受到了生存的短暂性,人们空虚了,人们无路可走了。因而海德格尔说了,为了展示和享受我们的强力,人们恰恰就必须保留一些寒冷、恐惧、饥饿、痛苦等体验。所以,海德格尔既不偏向自然也不偏向人,既自然又人,而要求约束、互相排斥、对抗意义下的斗争。于是,人听从了自己的天命,“安心当粉碎机”,粉碎一切,连同自己。海德格尔说了,这虽然比世间的任何一种悲观主义都更悲观,但却不是悲观主义,它反而比世间的任何一种乐观主义都要乐观。同理,这也不是非理性主义,它超越了世间一切可能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缠结。

第一个“当然”出自《技术的追问》。在这里,海德格尔仍然参两居中,怡然自乐着。虽然《形而上学导论》谈得更多的是希腊人,是技艺,而《技术的追问》更关心现代人,现代科技,但两者的调子却是相同的,都是一种模棱两可。一方面,海德格尔确认希腊人的技艺

①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32页。

仍然是现代技术的基础,现代技术在让人无所不能的同时,隔断了河流,摆置着自然,招致了必然的危险。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又明确说了,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现代技术也是一种解蔽,科学技术内在地包含着拯救力量,能够把人们从技术的必然危险中拯救出来。而且,海德格尔还说了,这里并没有把技术当作“中性”的东西来考察,因而也就没有任何似是而非的地方,有的只是“技术之本质在最高意义上”的“两义”,是技术之本质的“神秘”。

海德格尔说了吗?说了。但又什么都没有说。这是海德格尔的高明。

一般人或许认为,这个说了但却又什么都没说的海德格尔其实是个大滑头。对于这一点,海德格尔是能够理解的:常人在言说中总想抓住某种确定的东西(他熟悉的存在者),并且认为那就已经足够了。不过,海德格尔又教导说,那其实太愚笨了,在不自知中放掉了存在问题,助生了真正的虚无主义。“把这个在忘得精光,只和在者打交道——这是虚无主义。”最后,海德格尔强调说,只有“说了但却什么又都没说”的“无说”或“不的言说”,“才是真正克服虚无主义的第一个而且是唯一的有效步骤。”^①

6

对于伦理学,对于美学,对于技术等等,海德格尔说了这么多。人们如果不满意的话,那并不是海德格尔的问题。伽达默尔说了:“还要让他怎么样?”^②

是呀,还要让海德格尔怎么样?! 海德格尔说了,要求哲学如

^①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02页。

^② 贡特·奈斯克、埃米尔·克特琳编著:《回答——海德格尔说话了》,陈春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22页。